

光榮的 道路

弗洛里蒙·邦特著

世界知識出版社

光 荣 的 道 路

弗洛里蒙·邦特著

李 芳、周 声译

郭迪诚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年·北京

Florimond Bonte
LE CHEMIN
DE L'HONNEUR
Essais et documents
Editions en Langues Etrangères
Moscou, 1951

根据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社1951年法文版译出

光 荣 的 道 路

〔法〕弗洛里蒙·邦特著

李 芳、周 声译

郭迪诚校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55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公厘 $\frac{1}{32}$ · 印张11 $\frac{3}{8}$ · 插页2 · 字数252,700

1957年4月第1版

195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7)1.00元

统一书号11003·31

封面设计者：孫 正 校对者：姜映生等

目 录

序言.....	1
---------	---

第 一 部

第一章 搜查令与拘票.....	3
第二章 宣布法国共产党为非法.....	14
第三章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在下議院.....	30
第四章 从議會到法庭.....	39
第五章 桑台監獄里的普通罪犯牢間.....	47
第六章 預审推事馬沙克上尉.....	60
第七章 非法撤銷共产党議員.....	81
第八章 移送軍事法庭.....	101

第 二 部

第九章 卑怯的原告达拉第和龐納.....	108
第十章 反对秘密审判的激烈战斗.....	127
第十一章 共产党人对党与祖国的忠誠.....	164
第十二章 慕尼黑分子的罪惡政策.....	172
第十三章 反苏政策的階級根源.....	214
第十四章 动人的見証.....	223
第十五章 破产了的原告的招供.....	229
第十六章 五年徒刑和褫夺公权.....	239

第 三 部

第十七章	翁热的獄中生活·····	256
第十八章	从監獄到監獄——走遍法国的旅行·····	266
第十九章	勒浦監獄中飢寒交迫的生活·····	280
第二十章	流放途中的艰苦生活·····	306

第 四 部

第二十一章	非洲的麦宗·加萊苦役營·····	316
第二十二章	希特勒杀害了我們的三个孩子·····	326
第二十三章	爭取釋放的頑强斗争·····	337
第二十四章	欢呼自由·····	353
譯后記	·····	360

序 言

每本書都要有一篇序言。本書也不例外，這就是多列士的來信。這封信是一九四四年八月我在阿爾及爾收到的，那時我們正一同站在為自由而奮鬥的戰士們的最前列。原信如下：

“親愛的弗洛里蒙：

現在我終於有了寫信給你的機會，謹借此再一次向你表達兄弟般的情誼。你知道，當年你在議會里那些瘋狗般的慕尼黑分子和賣國賊中間的突然出現，以及你在法庭面前的態度是多麼令人滿意啊！你和你的同志們在弗朗索瓦^①的領導下，証明了自己無愧於我們偉大的傳統。那時你們真不愧為布爾什維克，而你們後來在阿爾及利亞的活動也同樣得到了成功與良好的效果。我早就盼望着能很快地見到你們。因此一旦見面時，我們將會擁抱得更加親切。

“親愛的弗洛里蒙，請特別向我們勇敢的馬戴爾和莫蓋致敬，說我分担着他們的痛苦。我跟你以及大多數我們的朋友一樣，正擔心着那些處身於德國鬼子和賣國賊魔爪下的伙伴們；他們也正跟你們一樣，其目的只是為了要盡一切可能去和這批匪徒們作更激烈的鬥爭。

“因此，請代向布塔勒、麥爾西埃以及其他同志問好。讓

① 指弗朗索瓦·皮佑。——蘇聯編者注

納特[⊖]和我衷心地擁抱你。再見。

多列士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我一直珍藏着這封充滿着友情的信。這是黨和祖國對我的表揚。毫不隱瞞地說，我因此而感到驕傲。但這封信並不是寫給我一個人的，而是寫給所有法國與阿爾及利亞的共產黨員，寫給所有我們的戰友，寫給所有為自由、民主和民族獨立而奮鬥的戰士們的。

正是為了紀念這些為自由而奮鬥的英雄，紀念這些為祖國的事業而犧牲了的烈士，我才寫這本小冊子，以期能對於工人階級的、人民的、共和國的和法蘭西的偉大的黨——法國共產黨的历史有一點微薄的貢獻。

⊖ 指多列士之妻讓納特·維美除，——蘇聯編者注

第一部

第一章

搜查令与拘票

一九三九年十月五日，星期四早上四点半，太陽还没有升上来，还看不见一点黎明的曙光的时候，便有人在按电铃并且敲门了。

“我依法命令你开门！”

我妻子并不惊慌，她预料到内政部的“使者”就要到来。

“来了，谁呀？”

“警察。开门，我依法命令你！”

门开了。

“先生们。”

“太太”，警官说话了，“我带来了逮捕巴黎市下院議員邦特先生的拘票和搜查令。”

“非常遺憾，先生，我丈夫不在家。我想昨晚他到舍尔省去了。那里有很多第十一区^①的避难的孩子。”

“没关系，咱们瞧吧。”

警官叫过十六名站在楼梯口的警察命令道：“把房子看守起来。”警察们照作了。我女儿正恬静地睡着，嘈杂声把她闹醒了。她起床穿好衣服。警察开始盘问我妻子。外面，

① 邦特的家就住在巴黎第十一区，当时法国已向德国宣战。——譯者

馬路上布滿了大隊警察，好幾輛警察局的車子停放着。整個區都已圍得水洩不通，逃跑是不可能的。

“太太，你說你丈夫到舍爾省去了，很好。那麼請告訴我怎樣去的？”

“乘汽車。”

“甚麼號碼？”

“不知道，是朋友的車子。”

“對，我知道你甚麼也不會說。好，咱們等着瞧吧。現在，我要進行搜查了。”

我妻子回答道：

“我沒辦法阻止你那樣做，但是請注意我的抗議。根據法律，我的住宅是不可侵犯的，因為我丈夫是國民議會議員，是享有議員特權的。無論如何，我完全不承認你們搜出的所謂證據，因為你的警察布滿了各個房間，我看不到他們在搞些甚麼鬼。”

警官開始搜查。他翻遍所有的抽屜，找到了一份文件。他仔細看了看：

“啊，很重要！”

這是我寫給下院議長赫里歐的信件的原稿，是用鉛筆寫的。信的全文如下：

“議長先生：

“擺在法國面前的是將如何處理和平建議的問題。

“我國人民正被一個殘酷的長期戰爭的陰影所苦惱着。這場戰爭將使人類文化寶藏埋葬於瓦礫之中，並將使千百萬男女老幼在戰爭屠殺中犧牲生命。因之只要一想到最近的將來有獲得和平的可能，我國人民就被一種無比的期望所鼓舞着。

“當人們剛剛開始談到這些由蘇聯外交當局所倡導的和

平建議時，受人指使的新聞界便同聲唱和地回答說：‘不要談甚么和平。’

“難道新聞記者們可能在沒有得到國家的指使前，便敢於公開主張繼續作戰到底嗎？

“難道能夠甚至在關於和平建議的內容都沒有搞清，也沒有經過國家最高代議機關討論之前，就加以拒絕嗎？

“至於我們，我們的看法並不這樣；我們希望您能以下院議長的身份，向政府提出下面的要求：

一、召集兩院開會，公開討論和平問題；

二、已經應征入伍的議員應當也能參加這一重大的有關千百万法國人民生死問題的討論。

“每個法國人都希望和平，因為他們知道一個長期的戰爭對我們的國家說來將是非常可怕的，它可以使我們的未來和民主自由同時遭到毀滅。

“必須絕對阻止任何在未經考慮之前就拒絕和平建議的可能性，以免因此把我們引向冒險和不幸的災難。

“我們傾全力擁護一個公正而持久的和平，而我們也相信這種和平很快就可以得到。因為在充滿了內部矛盾的帝國主義戰爭挑撥者和希特勒德國面前，還有蘇聯的存在，它能夠使集體安全政策得以實現，這種政策足以保障和平並維護法國的獨立。

“因此我們認為正是為了祖國的利益，我們才提出：必須以盡速建立公正、光榮而持久的和平的願望來考慮最近向法國提出的和平建議。而這種公正、光榮而持久的和平是我國全體公民所衷心擁護的。

“此致……

法國工農議員團主席

議員阿爾圖爾·拉麥特

总書記

議員弗洛里蒙·邦特

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于巴黎”

警官以为这是一个重大的收穫。

但我妻子毫不迟疑地告訴他我曾經因为能够代表工农議員团起草这封信而感到驕傲；此外，他还可以拿这份副本和現存于下院議長手中的原本加以比較而不至發現任何差別。警官把信放进口袋，繼續进行搜查。書架上書籍相当多，一本又一本本地拿来逐頁找寻有没有任何东西隱藏在里面，是一樁很單調而易于使人厭倦的工作。警官困倦了。他停止翻閱，到各个房間穿來穿去，形式主义地把所有的抽屜都翻它一下。呀！一扇窗子开着，也許是从这里逃跑的。他向院子里望去，沿牆角有些鉄管向下垂着。他做了一个表示怀疑的手势，繼續搜查，前后已經搞了四个钟头。沒有找到任何引人注意的东西。

呀！找到了。壁炉架上敞放着一份文件，警官居然这时才發現它。

这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国工农議員团按照議會組織法第十二条第四十八款的規定交給下院秘書处的政綱。工农議員团是在解散法国共产党的命令頒布之后，为代替共产党議會党团而組織起来的。

該政綱的緒言如下：

“下面簽名的議員宣布組成‘法国工农議員团’，并确定以解放劳动群众为自己的任务，采用一八八〇年法国工人党領袖儒勒·盖德所起草的綱領中的指导原則。該綱領之基本精神为：

“鑑于：

“生产階級^①的解放就是無分性別与种族的全人类的

解放；

“而当生产者尚未占有生产资料(土地、工厂、船只、銀行、信貨机关以及其他)的时候，他們就不能成为自由的人；

“只有在两种形式之下，生产者才能占有生产资料：

(一)个体經濟：这种占有形式从来没有普遍存在过，而且現在正被工業發展所逐漸淘汰；

(二)集体所有制：这种占有形式已經由資本主义社会發展本身創造了物質的和精神的条件。

“鑑于：

“这种集体所有制除了依靠組織有独立政党的生产阶級——或無产阶級——的革命行动之外，是不会到来的；

“無产阶級應該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从事这种組織工作，包括利用普遍选举权的方法在內，以便使这种迄今还是欺騙手段的东西变成謀取解放的工具；

“因此，法国社会主义劳动者应按照符合于目前要求的綱領中政治与經濟部分之規定，以剝夺资产阶级的政治与經濟权利并將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公有为其奋斗目标。”

一陣欢乐使警官眉飞色舞，但我妻子立即使他清醒过来：

“你的上級早已得到这份文件，因为报上已經公布过。这是一紙公文，原本存在下院議長手中。”

警官噉咕道：

“很好，很好！”

九点了，警官要抽身回去，他的任务已經完成了。

“請原諒，太太，我要走了，一会兒再来。我讓同伴們留在这兒等着。”

① 按即指無产阶級。——譯者

“那么，我变成了囚犯？”

“絲毫沒有，你不过被監視而已。”

“要买东西怎么办？”

“等等吧，太太。我忠告你：請不要打电话；而且你也沒有这种可能。我已經命令警察們不許你在十点鐘以前打电话。”

我妻子反駁道：

“如果我被監視起来了，或者說如果事实上我已經成了你們的囚犯，我想我的女兒总可去买些东西吧？”

“可以，不过要派人跟她一道去。”

警官走了。十一点时，我妻子先后請求打电话到市政府和下議院，兩次都遭到了拒絕。她对此表示抗議，然后打定主意請求給警察局長通話，这回被允許了。是局長秘書接的电话。我妻子告以被搜查的事情，并对警察占住我的住宅提出强烈的抗議：

“你們說你們在跟希特勒作战，而你們迫害的却是那些反对希特勒的人們。真無恥！”

秘書回答說：

“太太，这事情我管不着。”

于是我妻子提請他注意：

“假如你不能作主，讓我和你們局長談好了。你們說我沒有成为囚犯，这全是假的，因为我已經不能自由行动了。”

“我記下了，太太。等等再打电话給你。”

兩边都挂上了話筒。

电鈴响了。

我妻子去開門。原来是加斯东·蒙慕梭，他是到布列塔尼探望馬賽尔·加香后回来的。

“早！”

“早！”

略使眼色蒙慕梭就明白了。他三脚兩步奔下樓去，溜得正是時候！

第二次鈴响了。这回是警察去開門的。來的是“觀察報”的編輯諾埃爾。我妻子站在過廳上不知怎麼辦好。

“進來！”警察說。

諾埃爾向前走了幾步。

“喂，有甚么事情嗎？有需要我為您效勞的地方嗎？”我妻子問他說。

他很快地回答道：

“太太，我要上前綫去了，特來向您告別的。”

我妻子轉身對警察們說道：

“你們看，這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特地來告訴我他就要上前綫去了。多叫人難受啊！人們可以知道自己甚么時候上戰場去，但卻永遠不能知道自己是否還能夠從前綫上回來。”

警察們隨機應變，裝出同情的樣子。但是他們自己並不需要上戰場。他們有另外一種很細致但很不光榮的工作要做。而且他們也絲毫沒有上前綫去的打算，因為躲在後方要安全得多。他們對諾埃爾表示憐憫。諾埃爾走了，再也沒有回來。他後來在慢性死亡營里犧牲了。

一小時又一小時地過去了，房子繼續被看守着。下午四點鐘來了一個警察。

他交給我妻子一封信，叫她到司法警察局長那兒去。我妻子去了。說她有自由嗎？有是有的，但只限于樓梯口以內。儒勒一瓦萊斯街布滿了警察，居民們都拥挤在他們的窗口，向她揮手表示友愛的敬禮。我女兒馬格麗特伴隨着她。第一步先到市政府。第十一區市參議員共產黨員莫里斯·加戴特在

那兒，他陪我妻子辦理手續。在“守護使者”們的監視下，走向司法警察局。

局長在那兒。用不着等待，我妻子立即被接見了。他很溫文有禮。

“請坐，太太，今天的事情請原諒，我是執行政府的命令。您一定知道您丈夫因為犯了重大案件而受到通緝。他重新組織了共產黨議會黨團，並且在致赫里歐先生的一封信中散布第三國際的口號。他應該親自到法庭上去解釋，這對他會要好些。我奉勸您要為他的切身利益着想，促使他前來自首。”

我妻子回答道：“很遺憾，我丈夫不在巴黎，他到舍爾省去親自了解第十一區避難的孩子們的住宿情況去了。此外我甚麼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如何和在什麼地方才能找着他；而且，我丈夫也用不着我的勸告，他很了解自己的義務，他將不惜任何代價去履行自己的義務，實現選舉區的人民對他的委託。”

局長繼續追問：

“毫無疑問，邦特先生把他的企圖都告訴過您，是嗎？”

我妻子反駁道：“那麼你，你是不是把一切都向你妻子說過呢？難道你對她毫無保留嗎？”

司法警察局長默不作聲。

“我可以告退了嗎？”

“可以。”

我妻子走回家去。街上，過廳里，樓梯口，門口，到處都是警察。

“請讓一讓，先生們！”我妻子到家了。

她終於獲得了所謂的自由。警察們繼續留在樓梯口。

至於我，我當時是在離家五百米處、伏爾泰路一位朋友家裏。頭一天晚上我就到了那兒。我應該承認自己太不小心，

因为从下院归来时，在还没有去这位大胆收留我的朋友家之前，我竟冒险回家去了一趟。

我回家是为了取些衣服和几本书，因此就差点儿不能到达上述的藏身之所而自投罗网。当我正在家里作逃亡的准备时，外面防空哨的头子们的刺耳的哨音震动了全区。难道是到我们这儿来的吗？但我们的窗子并不漏光，因此不会是我们的。我们很放心。

可是听！楼梯上有响声，有人在上楼。停在楼梯口了。这是来找我们的。电铃响后，开门了。

进来了一位穿雨衣的先生。他自我介绍说：

“我是安戴尔同志，您不認識我吗？”

一阵沉默。

“您知道，我住在洛开特街。我曾经在您的办公处见过您。我有一辆小卡车，如果您有甚么文件或传单要分发给各团体的话，我可以把它供给您使用。”

大家很不自然。

我听着，很少讲话，我想起来了。对，我曾经在游行、集会、广场这一类场合见过这个家伙，但我记得似乎他是和好些同伙在一起的。我避免正面回答。这位仁兄值得怀疑，他是不是以侦察、暗探、告密者或特务身份来的呢？但最好还是拿他当同志、朋友、老相识一样看待，以免引起他的怀疑。

“你要喝杯开胃酒吗？”

他毫不拒绝。斟酒，碰杯，喝完了。谈话没精打采地拖延着。绝不能把他赶走，这样做并不是好办法。最后，这位不速之客告辞了。我们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

另两位要跟我一块走的同志，听到电铃响后就到寝室里躲藏了起来，现在他们出来了。他们深深吸了两口气。对，室

內“空气”实在太不好。一秒鐘也不能錯過，應該馬上离开。我擁抱了我的妻子和女兒。

我們下樓。沒有開燈，摸索着梯級走下來，到了過廳里，大門還關着。我們很快地安排好出去的办法：我們輕輕打開大門，萊塞爾和我向右边香醉街走去，另一位同志在門口等待兩分鐘，然後急劇地再把門关上，使它發出响声，自己則在門口待下來開始燃着烟斗。

外面一团漆黑，簡直不可能辨別路上迎面有沒有人。我們穿着便鞋，拚命向前跑。但是，門剛关上便來了三個人，原來他們在鄰近十五米遠的一家大門的牆角里守候着。他們立即离开原地，奔向我的房子門口，以為可以抓住我。他們打開電筒。

但我們那位同志毫不惊慌，他安靜地吸着烟斗。

“這不是他！”

來人非常驚訝。接着是一陣失望的咒罵聲。來的原來是三名警察。他們當中有一個人沿儒勒—瓦萊斯街上行，向夏洛納街走去；另外一個沿同一條街下行向香醉街走去，第三個人留在原地。但是，兩頭都沒有發現人影。警察們無所適從。往那邊去好呢？伏爾泰路？狄通街？保羅·拜爾街？香醉街？還是讓·馬塞街呢？我們已經走遠了，我們已經到达了費德布街萬救世軍“婦女大廈”不遠的預定歇腳的地方。我們在那里停留了很久。

再走很短的一程，我們便到达了伏爾泰路一個商人的家里，誰也料想不到他會同情共產黨。我在这兒停了兩天，住在二樓，可以看到馬路上所發生的一切。

瞧！這是怎麼回事？兩個穿便服的家伙在房子前面人行道上來回踱着。